

野性的恋情

—日本最佳
悬念小说



野性的恋情

——日本最佳
悬念小说

【日】松本清张等 著

赵德远 选编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《野性的恋情》

《野性的恋情》



《冲上去！耶里希！》



《深夜的秘密仪式》

《深夜的秘密仪式》



《礼遇的资格》

《礼遇的资格》



《以牙还牙》

《以牙还牙》



《被死神追赶的人》

目 录

野性的恋情·····	草野唯雄著	王述坤译 (1)
礼遇的资格·····	松本清张著	邵才富译 (35)
少女的失踪·····	大谷羊太郎著	吴德林译 (69)
冲上去! 耶里希! ·····	新章文子著	罗兴典译 (94)
被死神追赶的人·····	新田次郎著	徐玉林译 (121)
天使的坟墓·····	五木宽之著	晋立 译 (146)
以牙还牙·····	大藪春彦著	曹全保译 (199)
深夜的秘密仪式·····	小林久三著	艾中原译 (221)

野性的恋情

进入二月不久的一天，东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。破晓前开始，鹅毛似的大雪漫天飞舞，中间又起了大风，风雪交加，变成一场暴风雪，一直闹到黄昏。到天黑时才总算渐渐收敛，过一会儿，便完全停息了。那一夜万籁俱寂，地面为一片皑皑白雪所覆盖，就连过往的车辆也都消声敛迹了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一个自称玉枝的女人，恰似传说中满身缟素的雪姑娘，悄然出现在我的家……

我家住在目黑区中根町。

周围是宁静的住宅区，在庭院深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公馆，只住着我和保姆两个人——保姆是每天到家来上班。最近以来，门前路上的车辆有增无减，但那片庭园的丛林倒也不十分显眼。

“公馆”这个称呼，尽管不是说它有着大时代的气派，但只要实际到我家看看，便会觉得这话未必夸张。双开大门很旧了，甚至连木纹也看不清了。锈迹斑斑的铁门栓一直

从里边插着，一年到头也不开。人们出入专走旁边的小门。大门两侧，两棵大榆树参天矗立，宛若一对威严的卫兵。前院很大，可以停放五六辆汽车；四周的树木种类繁多，我只是知道历来就有，绝大部分树名都叫不上来。

房子是个二层的洋式建筑。褪了色的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长春藤，几乎见不到底。从春天直到夏末，一直是一片翠绿。可现在却只剩下枯枝败叶。房子是明治末年我的祖父建的，在当时大约是最尖端的时髦建筑了。

门环响大约是午夜近十二点，正是我看腻了电视和书打算独进卧室之时。

所谓门环，是指大门上的青铜狮面口中衔着的铁环，是专门给来访者敲击用的。因为是相当沉重的金属，不可能被风吹动而发声。我是有意地没有装蜂鸣器门铃。

我感到很怪，这么晚，而且还有如此大的暴风雪，究竟是什么人敲门呢？我这个人素喜独居，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朋友，所以，对谁在深夜造访心中一点数也没有。

保姆已在十点钟结束工作回去了。眼下空荡荡的家里只有我一人。走出暖烘烘的房间去见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，真懒得动而又无可奈何。于是，我便把煤气炉火闭小走出了书房。

我穿过冷冰冰的走廊来到大门口，又把电灯打开。大门里空落落的洋灰地上只有我脱下的鞋子和拖鞋。一边墙洞里静静地坐着一尊不雕古佛。

“是哪位呀？”

我站在原地问了一声。如果来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就不准备让进屋里了。估计也没什么值得我特意下去开门的

大事。

“哈依，我叫成濂。”

意外地传来了女人的声音。

我想不出这个名字是谁。不过，既知道了是个女人，倒来了好奇心。我趿拉上拖鞋下到洋灰地上，打开了里边的门栓。

门口的灯光照着一位年轻女人和她背后铺满白雪的前院。不管哪人看一眼，便会得了个相当标致的印象。她俊秀的脸庞，面孔白晰。她那两只圆圆的杏眼冷彻地注视着我的脸。看得到一缕缕白哈气从她口中吐出。在我看来，这表现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的惶恐、期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这期待显得有些失落感的叹息。

她衣着简朴：上穿灰色的甲克衫，卷着毛领子；下穿黑裤子；脚蹬半高统胶靴，上面沾满了雪。有些发黄的短发整齐地三七分开，并别着发卡。也许是为了避寒，戴着白色毛手套的两手不时互相揉搓着。

显然，不是什么卖笑女子。好象是附近什么商店店员或是哪家的年轻保姆因事登门。

“有什么……？”

我说了半句话，想引出她上门的目的。但她一言不发，只是孩子般地盯着我的面孔站着。无奈我只好先发问了：

“这个、这个……你是成濂小姐呀？”

“哈依，我叫成濂玉枝。”

女人说完，好象突然想起似的，又极不自然地鞠了一躬。

“这附近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……那么，是在哪见过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这么说是初次光临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！”

起初因为对方闪烁其辞的回答很感焦躁，然而，这种心情倒逐渐变为一种好奇心和兴趣了。逐渐地对这位少言寡语的女人穷追猛问，弄清她的真实身份，叫她说出来此的目的，倒成了一种有趣的推理游戏。

可是，也不问问来意便请进屋总有些不便。我便又问了一次：

“……那么，您的来意是……”

“我，无家可归了。”

女人突然说道。

“咦？”

她说：“我走投无路，信步而行，见只有这里有灯光，一推小门开了，便冒昧地……”

“咦——？”我大吃一惊。如果是荒野大雪中走投无路的游子倒也有情可原；而在这么个巴掌大的小镇，哪有这种不速之客？况且是个年青美貌的姑娘，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吗？

“还有，……我觉得这家的名牌很亲切……”

“名牌？是冈本这个姓吗？”

“是的。虽然如今我已是孑然一身，但小时候，我记得曾有位冈本叔叔对我很疼爱……”

话真是越来越离奇了。不过只觉得语调有点别扭，决不拙劣。

“这所房子这么古老，我就联想到一定有一对老夫妇，这才进来的……。想来象您这样年轻的先生，要是让您夫人见怪就不好了。所以，请允许我告辞吧。深更半夜的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她鞠了一躬便要离去。

“我还没有家眷，不必有那种顾虑。况且，你就是告辞，不是刚才讲过无家可归吗？你究竟打算回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是啊——。我没有地方可去，也没有住店的钱。”

女人又一次淡淡地重复道，但却丝毫没有乞求的味道。

“如果没有什么妨碍，能不能今夜留我在小库房角落住一夜？”

我费了点劲，才勉强忍住笑。我是觉得“小库房的角落”这说法太可笑了，这句话是讨宿的旅行者历来使用的套话。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复述事先背下来的台词呢……，我总算察觉了这一点。不过，这一来也算有了叫她进屋的借口了。

“明白了。这个，不管怎样先进屋吧！”

我带着仍然百思不解的心情让道。

“怎么个情形不太了解，你何不大致讲给我听听？”

2

直到两人舒舒服服地在书房相对而坐，并冲好速溶咖

啡，我的心情才完全平静下来，有了充分观察对方的时间。

即便是在白刷刷的日光灯管下看，这女人也仍然相当漂亮。她的外眼梢有些上翘，但称得起明眸皓齿。这说明尽管是不速之客，但她的心情却万分平静。她长着受看的瓜籽儿脸，皮肤细腻。特别是那对粉腮简直美得象晚霞。

下颚部的线条即便是边说话边向上看的时候，也不显得有多么难看，而一低头则形成好看的“垂下颚”，使人联想到她那丰满的姿体。在凝视我的时候，好象怕晃眼似的微微眯眼的动作也十分动人。我真感到好象一只珍贵而可爱的小鸟突然从外边飞入我的怀里。

起初我的话题照例是试图千方百计问出她家住哪里因何出走，刚才说是孤身一人，那么原来家里都有些什么人等。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

女人环顾左右而言其他，不想回答我的问题。追问得紧了，便默默低下头去。看样子相当不愿意言及她的过去。

无奈，我不再问她的过去，而问起今后打算怎么办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请您把我留下！”

她接着说：

“您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婆，光是做饭、打扫、洗衣服就够忙的了。恐怕顾不上侍弄院子。说不定我这样的人还能有点用处呢！”

“可是，我也拿不出多少工资呀！”我说，“我不过是个拿月薪的小职员，并不是靠父母的遗产生活。”

“没关系。只要能留下我就别无它求了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又不能真这样办。这女人因为是希望作为保姆住到家里帮忙，所以怎么也得给个最低限度的工钱。

不过又一想：就那几个钱，倒也不会拿不出吧！

况且，不管这女人真正的目的何在，家中并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现金，我的月薪直接存入银行，只是每月提出必要的生活费交给老太婆。我过的是这么一种节俭的生活。

另外，我的工作单位也不过是个制造普通电气仪表的民间公司，一点也没有产业间谍感兴趣的现成数据。

“好吧！我想每月还可以给你一点津贴，那么就请留下吧！”管它呢，我下了决心说道，“关于原因我也不再问了。你要是改变主意想走了，可以随时提出辞职。我的名字叫冈本涉；那么，你以后怎么称呼我呢？”

“叫老爷。”

她毫不犹豫地說道。

“老爷？”

对了，老太婆也这么称呼我。对方是个年轻女人，这样叫难免不好意思，不过也只好将就了。

“那么，今晚天晚了，你就在这休息；我先带你到为你准备的房间去吧！有现成的客被，你就用吧！”

——这就是玉枝寄宿到我家的来龙去脉。

当时我的确说过：想不干可随时辞职，不过后来当我发觉那是相当错误的失言时，我已完全被她迷住而不能自拔了。

说来或许夸张，过去我从没见过象她那样完美无瑕的女人。她人漂亮，脾气好，又能干，三条优点齐备。她性格开朗而爽直。但偶尔也显露出坚强的意志，叫人咋舌。

记得有一天傍晚，我来到院中曾对玉枝说过：这棵黄杨要是在庭石后就相宜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当我见到黄杨树真的搬了家，委实吃了一惊。当时北侧的背荫处还照不到阳光，又是残雪尚存的寒夜，玉枝是一直挖到深夜才把它搬走的。尽管那还是棵扎根不深的小树，但仅靠一个女人的力量也真是不简单了。

我叫她给我看看手，她跑掉了，但她手掌上排满的鲜亮血泡没有瞒过我的眼睛。

这只不过是她对我表示服从和献身的一个小例子而已。如果她真是居心叵测向我这个独身者献媚，试图觊觎夫人的宝座，那会立即被我识破的。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家里，她不可能整天都戴着假面具生活。

玉枝看我的目光恰如忠实的家犬，并不期待得到任何报酬。这目光如实地表现了她对我纯真的爱和尊敬，温柔地缓解了我从喧闹的小巷拖着疲惫身子归来时的紧张的神经。对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恨得起来？我逐渐被她吸引也可说是必然的趋势。而且，最终她牢牢地在我心中扎了根。

我也曾想到，正如她来时一样，迟早会有她自愿离开的那一天……，而只一想到这，我便觉得两眼发黑。我想，如果她悄然离去，我的内心定会陡然出现一个大空洞。要流逝几多时光，才能填补住这个空洞，在我根本无信心可言。

家里的老保姆尽管很佩服她的能干，但那目光似乎在说：来历不明的女人！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。她是个什么身世，因何独自在雪夜中徘徊街头，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早已无所谓了。

我爱上了此时此地的她。